

偉大與崇高

星雲

紀念我最敬仰的慈公老人

慈公老人圓寂了，我無論如何不相信，就是到我含着滿眶眼淚寫這篇悼文的時候，老人還是笑得像彌勒菩薩似的活在我的心中。

寫嗎？寫盡了天下的語言，也訴說不出我對老人的哀思；哭嗎？哭乾了所有的眼淚，也表示不盡我心頭的感傷；唉！老人是悄悄的去，為佛教，為眾生，尤其為我們青年，寫有什麼用呢？哭有什麼用呢？

慈公老人是五月六日下午圓寂的，我得悉這驚人的噩耗已是五月八日的上午。先是八日上午八點半鐘時，通信兵學校校長任世江先生叫他的司機送了個口信來，說老人六日圓寂了，像天崩地裂一樣，我眼前忽然昏糊起來。然而，我不能相信，昨天是七日，我還明明的收到老人六日寫給我的親筆信，既然有六日老人的親筆信，怎麼說六日老人就圓寂了呢？我把老人的信拿在手裏翻來覆去，我的一顆心恨不得立刻飛到汐止去探個究竟，我這時癡癡的坐在椅子上，我忘記了世界，忘記了一切。

九點半鐘時，報童送來了中央日報，報紙上刊載老人去世的消息；十點半鐘時郵差送來汐止的信和十八期菩提樹的號外，老人圓寂是千真萬確的事了，唉！老人！你就真這樣不聲不響的去了嗎？

「樂極生悲」，這是我知道老人圓寂消息後的一句最確當的形容詞。因為，當我知道老人涅槃時，正是我們宜蘭念佛會熱烈籌備慶祝舊曆四月初八日的佛誕，一些男女老少佛徒，都在興高采烈的忙著。有的忙貼宣傳標語，有的忙排演話劇，有的忙繫大象牌樓花圈，有的忙……正當這大家忙得一團高興的時候，誰知道這不幸的噩耗，就在這時傳來呢？

我無論怎樣，再也提不起興奮的情緒忙佛誕的事了。我帶着一顆沉重的心靈，拿出老人送給我的那一張笑得像彌勒菩薩似的慈容，設了靈位供了香燈水果。老人常對人說，他三年閉關期滿，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到宜蘭來弘法，是多麼的傷心，宜蘭的人就沒有福氣受到老人的甘露嗎？老人有知，他的色身雖沒有到宜蘭來，他在上升兜率內院前的靈魂，一定會經過宜蘭的，一定會見到宜蘭的數百信眾，在為他老人家稱念佛號。

這一天夜晚，我翻來覆去的不能入睡，老人的慈容，老人的言談吐語，老人對我種種的好處，像電影似的，都在我的腦海中映現出來。四點鐘時，匆忙的起身搭第一次車到汐止去，車中，我不相信是來為老人奔喪的，半個月前，我不也是這樣去探望老人的嗎？

我得識老人的慈容是已快將六年了，但我知道老人那已是十四五年前的事。我第一次知道老人的名字，那是他出版的「慈航法師演講集」，我從這一本集子中，對這位老人家就發生了無限的嚮往和敬仰。

後來，到我國抗戰勝利後的時候，我們好多僑青年在首都南京發起組織佛教青年會，老人在南洋聽到這個消息，匯來給我們一筆數目不算小的港幣，並且寫了一封長達四五千字的信，指教我們的地方很多，佛教青年會後來雖然給「家裏的人」搗蛋搗去了，但老人留給我們的印象却永遠不會磨滅。

我生來有一個很不好個性，或許是沒有善財童子的善根和智慧吧？我一向不歡喜和年老的前輩長住在一起。流亡到臺灣的幾年來，我雖然沒有長期的親近老人，但我一有時間，總會去探望他老人家，老人慈悲和藹，平易近人，無論老少男女，都很樂意拜見這位老人的。

小弟弟們更是興高采烈。

逝了，一秒一秒鐘的過去，中午已消逝了，師公還沒來，又是午飯後，媽媽吩咐我說：「師公還沒來，你快些去請他和各位法師們來吧！」我答應了一聲便和平弟跑往靜修院，當在半途便看見遠處的師公和各位法師慢慢的來了，啊！師公來了，平弟匆匆跑去迎接，我便轉頭跑回家告訴媽媽，那時正當盛夏，天氣簡直像火球一樣的炎熱，我便準備着各種冷點，姊姊準備着洗面水和手巾，不到一刻，弟弟和師公來至家門了，媽媽趕緊去迎接，於是水呀！冰呀！忙亂了一陣，又開始進行吃大餅和米粉，師公今天的確高興極了，許多街坊的小孩都來我家看和尙，他們奇怪和尙怎麼會來我家，我亦覺得有些自驕，因為我果然能請他人不容易請到的大法師來家裡玩，的確是因緣聚會，那天是使我永遠難忘的一天。

(三)同樣的師公

初中畢業了，在升學期中得到了人生最不幸的「病」，結果阻礙了學業，但終於我在靜修院有機會學習英文，早上聽師公講經。日日如是，往往在那一段時間，師公便和我談論佛學，由於時時親近，我對師公有着進一步的認識，從前我看見師公總有着一種畏懼的心理，但現在我不但不害怕，而且常常高興親近他，我知道師公有着兩大別人沒有的優點：①從來不把錢放在眼中，對於有利益佛教的事實便盡力幫助。②對於一般徒弟，愛護無微不至，仁慈可親，真是一位慈祥的老人；師公！師公！同樣的一位師公，為什麼使我有兩種不同的

我很對不起老人，他實在太關心我了。他三番五次的寫信給我，要我去親近他，他說玩笑似的要我當他的私人秘書，我就因為那個古怪的脾氣，太辜負老人家對我的好意了！今後到那裡去再找這麼一位慈悲的老人呢？我仰首問青天，天空是一片灰暗，大地好像都無光了。

我沒有親近老人和他住在一起有過一星期以上，在我的深處雖然知道老人對一切都很好，可是我總覺得老人對我特別愛護。他並不是在別人處聽說我怎麼好才愛護我的，相反的他在別人處聽說我怎麼壞而才更注意和愛護我的。

老人從來沒有向我提起，我也從來沒有向老人解釋，四年前，只有一次老人向我說過：「很早有人寫信給我，說你歡喜罵人，他們說你是我的學生，要我勸勸你，可是，你那時叫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，更談不上是學生了」。我聽後只向老人笑笑，沒有說別的。被人家認為是歡喜罵人的我，老人却不怕我罵他，要我和他接近，對我特別關懷，老人的對人慈悲的精神如此，能說老人不偉大嗎？

我沒有親侍過老人的教席，但我却把老人當著老師一樣的恭敬。我見到老人的時候，都以老師稱之，而很少喊他老法師。他老人家雖然是六十歲的高齡，可是他對我們卻從不老氣橫秋，他和我講話，或寫信給我，不是稱我弟弟，就是稱法師，這事情雖小，但他在佛教的地位，以及與高德重的聲望，對一個僧青年如此的謙虛，僧青年怎麼不飯向這位老人家的座下呢？

我們在臺灣的僧青年，多多少少，或直接或間接，都受過老人家的恩惠。民國卅八年春天，我們流亡到臺灣來的僧青年，正感到茫茫無所依的時候，老人却伸出了援助的手。那時的出家人會遭政府的一度誤解，政府為了肅奸防諜，父子母女正都不能信任的時候，慈老人却同我們冤屈的處過不短的監獄生活，老人家不是口頭上重視僧青年，不是口頭上對僧青年客氣，老人家的確是新僧青年當作他的生命。他赤手空拳的建立了彌勒內院，收容了大陸來的過半數的僧青年，誰有這樣慈悲的精神和寬廣容人的胸懷呢？

老人沒有閉關前，我只去探望過他一次，老人閉關後，我是常到老人的關前禮座，聆聽他的教言，老人一見到我們去的時候，像慈母見到外方的兒子回家一樣，你還沒有向他頂禮問候，他就歡呼起來：「來啦！來啦！法師來啦！」廚房裏所有吃的東西全部搬了出來，你如果懂得老人的性情，你可以不要害羞多吃一點，他才歡喜。等到你吃了他的東西後，老人家的話匣子就漸漸的打開來，沒有一句不是對你那麼關心，沒有一句不是對你那麼親切。我寫到這裡的時候，老人的音容笑貌就像還在我的眼前，我不覺流下幾滴晶瑩的淚水！

有一次，老人對我說：「人生的大病是貪瞋癡三毒，貪心我已漸漸的淡了，瞋心我還是有的，但我的瞋心中沒有恨的存在。愚痴是免不了，但不會大糊塗」。這都是老人的由衷之言，老人不但沒有貪心，而且，更進一步的，他的喜捨之心特別大，他老人家的遺囑上說：「慈航身無半文」，這是不錯的，老人的弟子送給他的供養，隨時來隨時分散給人，從不餘蓄。別人有些珍貴的東西送給自己親所愛的人，這本常有的事，而老人無論有什麼東西，只要你向他要，他從不計算物品的價值，即使你是他的冤家對頭，他也毫不吝惜的送給你，一點沒有勉強裝作，認識老人的人，大概都知道這點的。今天，貪瞋邪惡佔據了每個人的心，到處都是向人化緣叫布施的聲中，老人喜捨的精神，實在可說是一盞光芒萬丈的慧燈，可以照耀每個人的黑暗的心房！

又有一次，老人拍拍他的肚皮，對我說道：「有人說，大肚子的人是很有福的，我的肚子很大你看我有福嗎？」我說：「老師不但具有福德，而且有過人的智慧」。有過人的智慧當不起，但有福的大肚子却有個來由」老人說：「當初我出家後，非常窮苦，身體也很瘦弱。受戒的時候，連大便紙都沒有錢買，有一次大便時，向一位戒兄索一張大便紙用，他不給我倒也罷了，那知給我的是一張他用過的大便紙，弄得我一手大便，我不敢聲張，只得忍氣吞聲。戒期後，我在常住當了小小的職事，慢慢的積餘了約七八十塊「袁大頭」，放在衣鉢包中，一天，正當我搬移房間的時候，我那位借大便紙給我的戒兄

感慨呢？

(四)偉大精神

師公無時無刻都在不停的說法，除了他自修的時間內，從前還常到他地去弘法，自從前年九月十九日閉關後，便一直在關中講經說法，自修坐禪。他日常的生活規約，由下列幾件事情可以證明他為佛教的偉大精神：

(1) 心量慈悲為懷——師公的心，的確非常慈悲，在汐止的人們，尤其在靜修院旁的莊稼人，沒有一位不知道慈悲的師公，師公圓寂的第二天，有一位老婆婆在談話中對我說：「好人過世早」這話證明師公是好人無異。

去年春天，有一位戰士，因眼睛得急病，將要瞎了，非要動手術不可，又因經濟發生恐慌，軍家醫院不能醫治，只得往私家醫院請治，故來汐止彌勒內院請治，師公便毫不吝惜的捐出，各法師亦同樣的捐出，大約有四百餘元，師公的錢是弟子供奉的，但他對他人經濟有什麼正當的需要時，便毫不考慮的盡自己的能力幫助他人，這種偉大的布施慈悲為懷的精神真是難得。

(2) 教育僧才——師公對於佛教中的教育一向非常重視，在他所作的每一部書後，都寫明誰是同志，下面便是十條條例。這也是鼓勵弟子向學之心。其十條中有三條是：創辦佛教大學、創辦佛教中學、創辦佛教小學、創辦佛教幼稚園。由此我們知道慈老法師，多麼注重僧教育呀！師公初次得病，病稍愈便忙著講經，在圓寂的前兩日還在講經，這無非也是培養人才。這種菩薩的精神是多麼偉大。

(五) 遺言亮耳

師公五月六日晚十時十分圓寂

從山下的一個廟中到山上來看我，我出去轉了一下，回來時，衣鉢包中的袁大頭只剩二三十個了，我不敢伸張，在他臨走時，我又送了十五個大頭給他，希望他能生慚愧心，從此不再偷人的東西。隔了幾天，山下又有個老修行來對我說：「你的某某兄近來有百十個大頭，他說是你送給他的。」我心想，我是少了四五十個大頭，我只送了他十五個，爲了人家的名譽，我不敢這麼說，我只向那老修行連連點頭說：「是！是！是！全是我送給他的。」從此我就胖起來了，肚子也就大起來了。

人家偷了他的錢，他非但不檢舉搜查他，而且還再送錢給他，希望他生慚愧心，這種用道德感化人的精神，除了我們慈公老人外，誰能這樣做呢？

我在覺生月刊及菩提樹雜誌上連載的物語，才連載到物語第十四的時候，他就交來一筆款子要我趕快把它出單行本，關於這本小集子，我從來沒有向老人家說過，而老人家對青年的關心與提拔，真可說是無微不至。以一個不是他的學生，不是他的門徒，他都這麼愛護，他對他的學生和門徒更不用說了。

我寫「釋迦牟尼佛傳」，在人生雜誌上剛刊載了一次，老人馬上就請朱斐居士寄了五十本老人的「菩提心影」給我，並說明買出後的五百元作爲印「釋迦牟尼佛傳」的款子。

我寫「玉琳國師」，缺少一本玉琳國師的正傳參考，我會問過不少的佛門大德，他們都說玉琳國師人是有的，可是他的正傳却不知道。但等我問到慈公老人時，他隨即寫信到香港去打聽，雖然買來的是一些慧遠大師，慈山大師的集子，沒有買到玉琳國師的正傳，那釋尊傳雖然至今也未印，但從這裡可知老人助人的熱忱是令人如何可敬可佩了。

四十一年我在臺灣佛教講習會教書，老人私法路過新竹青草湖靈隱寺，我讓出了自己睡的床舖和房間給老人的法駕息住，老人本可在新竹多住幾天的，但他知道是我讓給他的後，馬上開着要走了，意思是他不願意騷擾老人。可是，當我有時到汐止爲老人禮座時，他總着人把他的被單拿給我蓋，他自己只蓋一條毯子，老人對人太好了，想到他老人家的圓寂，怎能不令我痛哭流涕呢？我們今後到那裡去找這麼一位慈悲的老人呢？

一個月，我爲人生雜誌向老人索稿，老人法體欠調，他來信說：「你不要老向我討債了，閻王小鬼近來和我打交道，我們來生再見了！」我收到這封信，正是我講解金剛經的時候，我匆忙的結束經期，北上探望老人，以除佛會的名義，送給老人一點小小的供養。那時，老人的法體已恢復健康，他除了向我天南地北的說些話外，沒有向我說什麼，等到我回宜蘭的時候，老人家却寫了一封信給我，表示向念佛會感謝。過去曾聽人說，老人慈悲是慈悲了，可惜不太重視人情世故，但從這些地方看來，老人真是太過達人情世故了。過去曾聽人說，老人慈悲是慈悲的，可憐不會逢迎一些達官貴人，不像其他的老人，見到一些有錢有勢的顯貴高官，馬上就笑臉相迎，就忙得團團轉；見到無錢無勢的人，很快的就板起了面孔。老人不太重視人情世故，大概就是不能同他們同流合污吧？

老人圓寂後，有兩個人寫信給我，一是皈依三寶會是我證明的軍中洪中堅同志，一是在臺北女子中與高中部讀書的唐小姐。

洪同志來信說：「法師們領我走進佛堂，下拜後我再站不起來，老師！他們那裡是在念觀音聖號，簡直兒是在與世音菩薩啊！我跟在他們後面念不成聲，我也在哭泣着，不知是在喊着慈老法師抑或是觀世音菩薩。

我記得老法師對我說過：「摩訶法師是我最好的朋友，（罪過！我怎麼敢做老人的朋友，我做他的學生的資格也不夠啊！）老人家是多麼尊重他人的人格！」你很有佛緣，我很願意並且很高興的爲你說法……」。

唐小姐來信說：「老人家圓寂前一日，曾囑咐我好好用功，並囑咐我禮拜慈和煮雲靈根等法師爲親教師。就是星期三（五月五日）那天晚上，我和老人家開談，奇怪，我從來沒有想到老人家出關後的事情，可是我今天向他說：「你老人家出關後到那裡去弘法呢？」

「到星雲法師那裡去！」他毫不思索的回答。

「不要去，去了我們不能常常看到你老人家了。」

「你不要忙，我今後出關不出關還沒有一定呢！」

的，五月五日五時許我和冀麗嫻同學會到彌勒內院還和師公談話。我問他：「出關以後到那兒弘法呢？」他似認真的回答我說：「到星雲法師那兒去！」啊！星雲法師，那不宜宜嗎？「離此那麼遠，不要去吧！不然我們沒有師公了。」我不出關還沒有一定呢？「他無精打彩的回答。」「爲什麼呢？」「出關和不出關還不是一樣嗎？」此後沉默了一會。師公突然問起我有幾位師父，我告訴他只有兩位。他不相信的說了幾位大德的大名說是我師父。我只回報他一笑，我知道師公的用心何在。唉！人生多麼的無常呀！昨兒的話響亮的繞旋我耳邊，而今天則成爲遺言了。嗚呼！哀哉！

（六）結語

師公未示寂的前五年，他便知道六十歲便要往西方，因來自西方去亦往西方，據李千寬居士告訴我，慈公是菩薩的化身來救度眾生，現在他的肉身已滅，但他的願望還要再來世間，他的圓寂，不過是塵緣已滿而已。

師公的生平，佛法的修行，佛教的功績，無礙辯才和無上智慧，那一位不知道呢？師公的爲人，因爲我常親近他的原故，我知道他口直心慈，尤愛青年僧才，待人之厚，難以形容，有話必說，說了就算，決不嫉妬他人。濟人之急，這是他的特性，我們後輩應發揚光大師公的偉大精神，自利利他，爲救復興。最後我們一致願師公乘願早日重來！正如遺囑上偈文所述：

「空手而來，空手而去，來來去去，永無休歇」。這才是救人救世的真菩薩。

慈悲的老人！你對一個沒有受過你教育的人如此契重，對一個晚輩如此尊重，我除了說你老人家崇高偉大以外，還有什麼辦法才能道出我對你老人家的敬仰之忱的萬分之一呢？

老人大概知道他的世緣快要完了，所以近年來很關心他的著作，他曾把他各報章雜誌發表過的文章收集起來，分成六編，總名曰：「菩提心影」。他曾把第五編給我，命我替他校正一下，我除了替老人家騰清一次沒有敢動內容和文字，後來老人家怪我，說我懶惰不發心！

我說：「老師！當我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的時候，我就是您的忠實的讀者了。當我第一次讀到你老人家出版的演講集，我會把你當爲菩薩一樣崇拜，那時候我看不慣別的書，你老人家平實簡潔的文章，却賜給我無數的利益。我是你老人家的一個忠實的小讀者，怎麼敢班門弄斧呢？」

「是真的嗎？」老人說後笑了，笑得是那樣的謙虛啊！笑得是那樣的慈悲啊！

我會聽過不少名人的演講，但我很少給什麼人的演講感動。

四十一年雙十節，老人在新竹弘法，當地政府慶祝雙十節大會，曾邀請老人作主席團之一，老人登台對壹萬多人演說，歷時十五分鐘，獲得聽衆熱烈的鼓掌十餘次。聽衆歡呼了，我也被感動了。

記得還有一次，那是民國卅九年的春天，臺北善導寺「舉辦護國消災薦亡法會」七天，我也是參加這法會的一員，是在第四天吧？我們的慈公老人來了，可憐那時一些主其事的勢利人兒都不招待他，讓他就坐在納骨堂中的一死人骨灰旁休息，我們一支香後，搭衣去禮拜老人，他隨時把南洋他老人家的弟子剛匯給他的錢，統統買了「太虛大師全書」分送給我們。下一支香，本來是應該請高僧大德說法開示，但主事的人忘記我們這位赫赫威名的慈公老人了，大概是趙恆惕居士吧，看不過去，就請老人講話，老人講了。他講的大意是說，「有些佛門的大德到臺灣來都安身無處了，可憐一些無依無靠的僧青年却飄飄蕩蕩，沒有歸宿！」別的大德就怕聽到僧青年的名字，就怕見到僧青年的人，而我們慈公老人却大聲疾呼的爲僧青年呼籲，佛教缺少了僧青年嗎？老人的眼光是多麼遠大啊！老人的心懷是多麼慈悲啊！老人演講的時候，眼淚像雨點般的流下來，我們在座的十幾個僧青年，那一個不是覆在桌子上失聲的痛哭起來？唯有我們的慈公老人才是真正的愛護僧青年啊！唯有我們的慈公老人才配稱真正的僧青年的導師啊！

老人在臺灣爲僧青年受了不知多少委屈和痛苦，南洋的弟子，飛機票寄來了，要老人再回到南洋去，老人把飛機票撕去了，他說：他願意死在臺灣，他也不願離開流亡在臺的僧青年！老人啊！你真把老命交給臺灣了，你真把老命交給我們僧青年了！我們今後到那裡再找到如你對我們的恩人呢？

老人會寫信給我說，當面也會和我說，他將來要帶我和自立法師到他的故鄉福建去。

「我不去！」我說。

「難道不可以和老頭子合作嗎？」老人問我。

「不是這個意思，你老人家國內國外都跑過了，都弘過法了，我還想學習學習你老人家這樣的志願！」

「好！你就這樣去做罷！」

現在老人悄悄的去，世事是這般的無常莫測，人生究竟有什麼意思呢？老人是不會再要把我帶去他的故鄉了，但我願祈禱老人早一點接引我去兜率內院做他的一名小侍者吧！

老人是人間最富有有人情味的菩薩，他有學不厭教不厭的精神，他有對一切人怨親平等的慈心，老人的好處太多了，我親近侍奉老人的時間太少，我還不能十分的認識老人，我只能寫出一點老人對我的愛護，以及我所了解到老人美德的千萬分之一，我說不出別的話來，我唯有覺得老人偉大與崇高！

老人圓寂了！老人的圓寂，豈止是我們僧青年個人的悲哀？豈止是老人弟子或故舊的悲哀？這乃是整個個人的悲哀啊！這乃是整個個人的損失啊！

老人圓寂前的遺囑說得很對：「來來去去，永無歇歇！」我們稱念觀音菩薩的聖號，祝禱老人像觀音菩薩一樣早日再到人間來應化罷！老人！你一定知道我們對你老人家的仰望之殷吧？43520深夜將此稿哭成於宜蘭。

記慈師最後一課

莫麗嫻

「生」，是普通說的生存，對滅亡而言。生是生起，本來沒有而現在新生，生起了繼續存在，名爲存。滅是毀滅，滅毀到最後的空無名死。生與死對，有生即必有死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「人生自古誰無死」！所以這個「死」字是有情的生命程序中必經之要道。

記得三月十五日，星期一的下午三時，本班的精神講話是由慈老法師擔任。題爲：「德學兼優」。大概的意思是如此：我現在不妨把當日的筆記抄下來，做一個永久的紀念。

「人人都是國民的一份子，當然我們也不能例外。我們不但是一國民的一份子，而且是佛教的一份子，可以說我們是雙份子，所以我們應該負起雙重的責任。

我們的責任既然如此重大，如果要國家和佛教的棟樑，必須兼「德學兼優」。現在分別說明如下：

1 學：有學無德不行；有德無學也不行。德學是像車輪的兩輪，互相並行的。學無絕對的標準，一個人求學只要能受用就可以。例如：寫字和寫信，字是外表能莊嚴其身，設若字不好，不管你的學問怎樣，別人看了就生討厭；反之，別人看了就會生起敬慕的心來。復次是寫信，信是最普通的。可是，還有重要公函，呈文等等，我們都要懂得的。俗語說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